

荷兰热销57万册的现象级儿童文学作品

Dummie de Mummie 绷带小子达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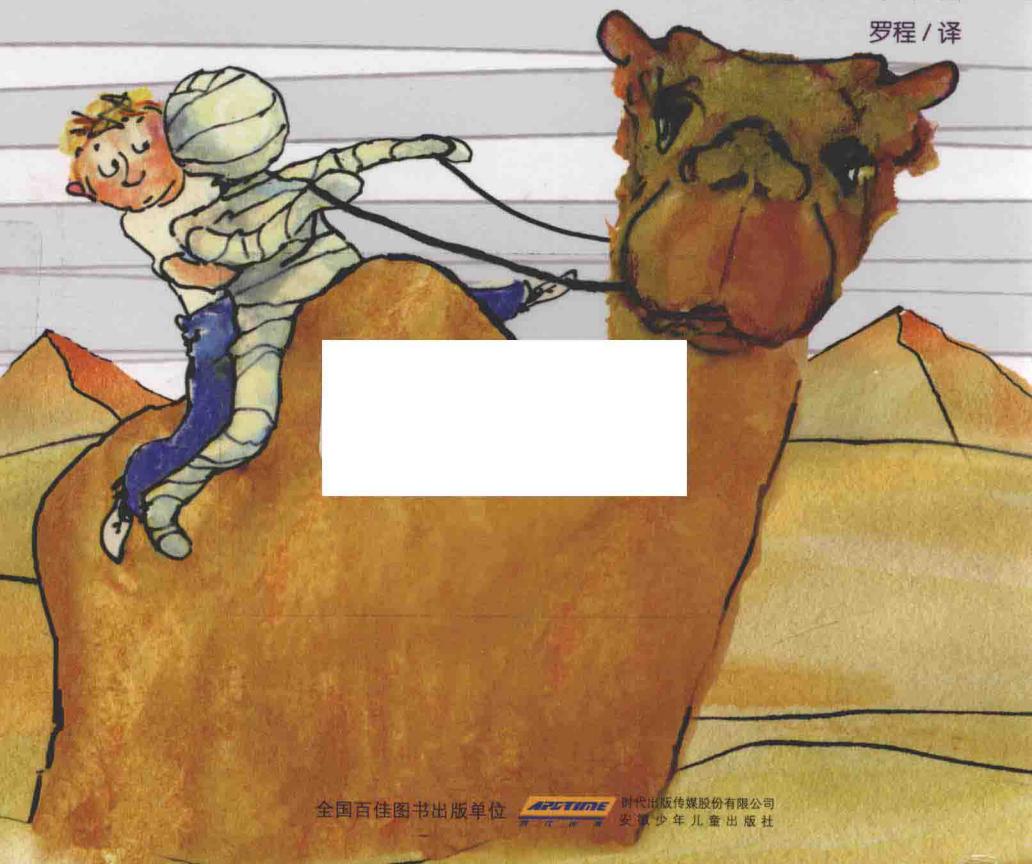


重返法老之墓

[荷] 托斯卡·门坦 / 著

[荷] 艾莉·希斯 / 绘

罗程 / 译



Dummie de Mummie 绷带小子达米

en de tombe van Achnetoet



重返法老之墓

[荷] 托斯卡·门坦 (Tosca Menten) /著

[荷] 艾莉·希斯 (Elly Hees) /绘

罗 程/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著作权登记号：皖登字12151531号

Dummie de mummie en de Tombe van Achnetoet
by Tosca Menten, illustrated by Elly Hees

Text copyright © 2010 by Tosca Menten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by Elly Hees

© 2010 Van Goor/Uitgeverij Unieboek | Het Spectrum bv, The Netherlands

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publisher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.



本书出版得到荷兰文学基金会的赞助，特此致谢。

中文简体字版权归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返法老之墓 / (荷) 门坦著；罗程译；—合肥：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6.4
(绷带小子达米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8777-0

I. ①重… II. ①门… ②罗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荷兰—现代
IV. ①I563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4820号

BENGDAI XIAOZI DAMI XILIE

绷带小子达米系列

CHONG FAN FALAO ZHI MU

重返法老之墓

[荷] 托斯卡·门坦 / 著

[荷] 艾莉·希斯 / 绘

罗程 / 译

出版人：张克文 策划：何军民 责任编辑：张怡

责任校对：于睿 特约编辑：宣慧敏 沈睿 责任印制：田航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：<http://t.qq.com/anhuish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：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：(0551) 63533532 (办公室) 63533524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：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35mm×900mm 1/16 印张：17.5 字数：166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777-0

定价：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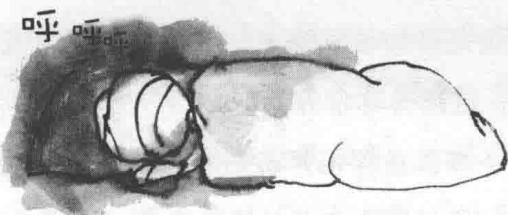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子 | 001 |
| 第 1 章 达米的画 | 008 |
| 第 2 章 会飞的骆驼 | 062 |
| 第 3 章 达米的祖国 | 091 |
| 第 4 章 法老沙迪胡特普 | 124 |
| 第 5 章 萨卡拉墓区 | 157 |
| 第 6 章 沙漠之窟 | 190 |
| 第 7 章 沙漠中的绑架 | 198 |
| 第 8 章 阿肯那吞一世的墓室 | 227 |
| 第 9 章 神秘的纪念品 | 261 |
| 尾 声 | 275 |

引子



达维西·阿拉托·萨玛克·敏卡·以沙克·艾波米骑着小毛驴阿吉拉，来到山顶。他一会儿看着脚下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一会儿又默默地注视着远方的天空。

达维西的爷爷曾经是埃及的法老，名叫沙迪胡特普，但现在他已经去世了。远处，一座古老的金字塔在等待着它的主人——法老沙迪胡特普。金字塔靠近尼罗河西岸，碰上尼罗河的涨潮期，滔滔的洪水就把金字塔淹没了。

达维西原本以为他的爷爷能再活几年，但是，爷爷却在一个午夜突然去世了。达维西伤心地转过身看着洪水奔腾的尼罗河。现在洪水已经退去两个月了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草地和红彤彤的花果，仿佛春天降临了。人们把这

一切都归功于沙迪胡特普，也就是达维西非常敬爱的爷爷，是他，把埃及变成了一个强大富饶的王国。

爷爷去世后，达维西的父亲阿肯那吞一世继承了王位，成为现在的埃及法老。

达维西心想：如果以后有一天，他的父亲阿肯那吞一世不在了，那他就是新的埃及法老，将会掌管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。想到这里，达维西非常自豪。

然而，爷爷那张慈祥而严厉的脸忽然出现在达维西的脑海中。他马上就想起了那间可怕的房间，爷爷就是在那里被做成木乃伊的。达维西感到不安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心想：变成木乃伊的七十多天是多么漫长啊！

每次王宫里的大祭司海朴塞索把他带到那个房间，都会告诉他木乃伊的制作工序到哪一步了。每次，达维西都怕得不得了。

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他看到爷爷的尸体旁有四个大坛子。

“这些漂亮的坛子也要放到坟墓里去吗？”达维西问海朴塞索。

“这里面装着你爷爷的大脑。”海朴塞索说。

“什么？”达维西尖叫着跑开了。一整天，达维西都在想这件事，想着爷爷的大脑是怎样被取出来，并放进那些坛子里的。

当他不得不第二次去那个房间的时候，他看到人们把爷爷的全身都撒满了白色的粉末，这样做是为了吸干尸体里的



水分。

而当达维西不得不第三次去房间的时候，他看到人们正在往爷爷的身上涂抹一种像油一样的东西。

“为什么我需要知道这一切呢？”达维西苦恼地问海朴塞索，“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！”

“孩子，因为你是法老的长孙。”海朴塞索说，“这就意味着，你今后会成为新的法老。所以，从现在起，你不仅要了解有关法老生命的知识，还要知道法老死亡的奥秘。我们这样做是在为你爷爷死后的身体旅行做准备。如果你爷爷的身体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，那么他就可以继续活在俄西里斯神的怀抱中，直到永远。”

就这样，达维西的爷爷从一个英俊的男人变成了干瘪的木乃伊。今天，他将被埋葬。达维西远眺着尼罗河岸边的寺庙，在那里，有宏伟的金字塔群。达维西被准许骑在小毛驴阿吉拉的背上，因为爷爷已经将阿吉拉送给了达维西。

现在，达维西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。送葬的队伍中，走在最前面的是海朴塞索，接着是公牛群。公牛拖着一艘放在圆木上的船，船里是被制作成木乃伊的爷爷。船后面载着祭司们和祭品，跟在后面的是达维西的父亲和母亲。队伍的最后是那些和王室一同住在宫殿里的人们。

这条送葬的队伍几乎和路一样长。

达维西向他父亲那边看了看，父亲头上戴着红白两色的王冠，白色代表南方，红色代表北方，在王冠的正中央有一只金光闪闪的圣甲虫。父亲的手中还拿着法老的权杖，他看起来很威风，但是达维西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也会像父亲这样。

送葬的队伍慢慢地前进。再过一个半小时，他们就会到达沙迪胡特普的金字塔。痛哭声随着队伍不断靠近金字塔而变得越来越大。

沙迪胡特普法老的遗体要从船上移入金字塔里，达维西可以跟随遗体进入墓室。进入墓室后，他看到了一切——爷爷的石棺、那些可怕的坛子，还有所有的宝物。宝物堆得足有两座山那么高。达维西还看到了属于爷爷的那个黄金宝座。他想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会陪同爷爷去旅行吧。

达维西也看到了石棺后面的墙上他为爷爷画的画。有两天，他一直在这面墙上画画。他画了三只优雅的鸟，鸟儿们有着长长的脖子。可惜的是，所有的画都在洪水淹没金字塔时被泡湿了。但是，达维西还是认为他画的画是整个墓室中最美丽的东西，他十分骄傲。

现在，一切就要结束了。人们念诵着咒语，祭司们盖上石棺沉重的盖子，石棺上放着王冠和金权杖。最后，他们一边往后退，一边封闭金字塔的走廊。海朴塞索作为最后的守护者，把他脚下的沙子扫平。

人们在爷爷的金字塔里放了不少祭品，大家欢快地唱歌和



跳舞。达维西突然觉得，这一切好像是场盛宴。

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才封闭了坟墓。之后大家都回家了。

达维西伤心地哭了一整夜。爷爷才刚离开，他已经开始想念爷爷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海朴塞索出现在他的房间里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低声说。达维西站了起来，跟随他走了出去。黑暗中，他看见六个仆人抬着担架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达维西问，“是去外面吗？去村庄？为什么要出去？”

海朴塞索把手放在达维西的头上，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你会戴上埃及国王的王冠。你将会是国王，达维西。因此，我希望你能看到你的人民是如何生活、工作和吃饭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在满月时带你到村庄去。以后你必须好好照顾你的人民。你将带领自己的军队，将明白什么是公平的，什么是不公平的，你应该关心和平、繁荣和永恒的生活。以后人们生活的好坏都将取决于你。这就是你必须去了解他们的原因。”

“可是，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。爸爸也认为这样行得通吗？”达维西问。

“我也让你父亲这样做过。”海朴塞索回答。

仆人们抬着小达维西去看望全村的人。在太阳将要落下尼罗河岸时，他们走进了一户人家。这家人正在吃着豆子，喝着

酒。看到海朴塞索，他们马上停止吃东西，站起来向大祭司海朴塞索鞠躬。这时，一个黑皮肤黑眼睛的妇女端来了一个碗，碗里装着三条鱼。

海朴塞索递给达维西一条鱼——一条干干的咸鱼。

达维西吃了很多鱼和豆子。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他面前的地板上放了一个花环，并在花环上洒满芳香油。达维西害羞地点头，起身鞠躬回礼，表示感谢。

一个小时后，他们又回到了王宫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教你读书和写字，教你搏击、游泳、摔跤、猎捕野生动物，传授给你我们的宗教信仰。”海朴塞索说。

“但是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明白。”达维西担心地说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海朴塞索笑了，“放心吧，孩子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从现在起，一切都将不同了！”



达维西一早就被吵醒了。于是，他从床上坐起来四下张望。睡在他旁边的是他的新朋友安格斯，在另一个卧室里躺着



的是他的新爸爸尼克。他握着项链上的金甲虫吊坠，把它晃来晃去，打着圈圈。这个金甲虫吊坠是从他父亲的王冠上取下来的，这是他父母留给他唯一的物品了。

达维西总是一次又一次做着相同的梦，梦中，他回到了过去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几乎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事：关于送葬的队伍，关于海朴塞索……

但是，在最近的几天里，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他的驴，他的父亲，以及远在埃及的人们。可当他醒来时，一切又都消失了。他早已不在自己的家里。

他再也不能和海朴塞索一起吃咸鱼，再也不可能成为法老，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金字塔了。是的，达维西穿越时空了。现在，他在四千多年后的一个陌生国家——荷兰。在这里，他的名字也和原来不同了。他的名字不再是达维西，而是达米。

达米醒来后下床，走进浴室，站在镜子旁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焦黑的脸，还有那快要裂开的嘴唇和金色的眼球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回忆着自己曾经拥有一头黑色的鬈发、浅棕色的皮肤和雪白牙齿的模样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认真地看了看他脸上的那个洞——那里曾经是他的鼻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向卧室，轻轻地躺回床上，手中紧紧地握着金甲虫。他思念他的爸爸妈妈，睡意一下子全没了。

第1章 达米的画



波德丹天气很热，四周很安静。镇子里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有太多事情发生，在这炎热的天气里，就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。

爸爸尼克·伽斯特站在长廊前，长廊的门开着，里面放满了他的彩绘。长廊的顶上有拱棚，拱棚的阴影下放着一个长凳，安格斯坐在长凳上，看着达米。他们一点儿也不在意酷热的天气。达米爬上一棵大树，抓起一根树枝在那里摇来摇去的，看起来很危险。

“快上来！”达米对安格斯喊，“这上面有风，很凉快。”

“赶快下来，快！下面才是安全的！”安格斯说。

突然，屋里传来了电话铃声。

达米很听话，沿着树干直接滑了下来，跑进房里去接电话。

“我是达米，请问您找谁？”安格斯听见达米说，“不不不，我不是尼克。请等一下，我去找他。”



达米拿着电话走到拱棚下，看到了尼克。尼克手里拿着绘画的刷子，嘴里不停地发牢骚：“你这个丑陋的废物！”

安格斯咧开嘴笑了。

“你这个丑陋的废物！”这句话意味着爸爸不满意今天的画。

“找你的是个男人。”达米对尼克爸爸说。

“我不在！”尼克烦躁地回答。

“可是我看到你了呀。”达米惊讶地说。

“你是看到我了，可是电话里的那个人看不见我吧。你随便怎么说，说我上厕所去了，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了。”尼克看着达米，达米不出声。

“好吧……”达米拿起电话，“嗨，你好。”达米说，“他可能上厕所去了，又或者去了别的地方，我也没弄清他在哪里。这绝不是一个笑话，是尼克自己说的。”

安格斯大笑起来。

尼克立刻跑过来，从达米手里抢过电话说：“尼克·伽斯特。是的，我是很忙。不，不，不，我没有上厕所……什么？”突然，尼克脸色一变。

“是的，你确定吗……这是真的吗……什么时候呢……是今天下午吗？天……天……哪！是的，是的，当然是十五幅……好的，我知道它在哪儿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一会儿见。”

“讨厌的垃圾蛋！”尼克喃喃地说。

“怎么了，爸爸？”安格斯问。

“一个画展。他们问我是否想在一个旧仓库里办的画展上展示我的画，而且他们需要十五幅，今天下午就要把它们挂起来。有些人已经展示了。他们是通过艺术家协会找到我的。”

“他们肯定没有见过你的画。”安格斯调皮地说。

安格斯看着长廊，里面都是爸爸画的画，可是一张也没有卖出去过。

“但是现在一切将会改变了。”尼克突然欢乐地说，“你们快来帮我找画。”

他们走进长廊。在墙角的画架上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画。每一幅都非常不同，有的画大一些，有的画小一些，有的画着奇怪的风景，有的画上只泼了些颜料。

安格斯揉着鼻子，看着这些画，他觉得它们都不好看。

“你确定这些画都画完了吗？”安格斯怀疑地问，“这样的画没人会买的！”

“这是艺术，孩子。人们应该学会怎样去欣赏它们。”

“我已经欣赏了一辈子了。”安格斯反驳他爸爸。

“那你的品位应该提高了不少啊。”尼克说。

“你们快看这里，谁看过这样的天空啊！”安格斯惊奇地指着一幅画说，“一片绿色的天空，一个无人的境界。”

“哼，你要是想看到一片蓝色的天空，抬头看头顶就是了。”尼克叹了口气，伸手从画架上抽出几幅色彩丰富的泼墨画。



安格斯看着这些画，又想着格比博物馆里挂着的那些画。格比博物馆就是他和科睿博老师一起去偷达米的金甲虫的地方。那里也有很多画像爸爸的这些画一样，有着奇怪的颜色。博物馆里的藏画的颜色甚至更加鲜艳。

“好吧，也许你是对的。”安格斯说。

“那么，我们就拿这幅吧。我觉得这幅还不是很丑。还有这一幅。嗯，还有……嘿，这幅！我觉得很漂亮！”



安格斯把一幅大一点的画放在其他画的前面。

“这幅画很不一样。这是你的新风格吗？”

“这是我的画。”达米自豪地说，“这幅是我画的，就在

上周你生病的时候画的。”

“你？”安格斯惊讶道。

在达米的画上，有三头小毛驴和一群头上裹着围巾、穿着长长衣服的人们，他们正走在沙丘上。沙丘的背后有几座金字塔，还有一个快要落山的太阳。枯树的树影映在了沙漠上。安格斯知道达米会画一些简单的画，但是没想到他还会给画面上丰富的颜色。

“我们可以带上达米的画吗？”安格斯兴奋地说。

“不行！”达米马上回答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画了。说不定，有人会想买下它呢。”

“不，我想自己保留。”达米说，“你看，小毛驴美吗？”

尼克笑着说：“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带上这幅小毛驴的画，然后就说，这幅画卖一万欧元。这样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达米的小毛驴，但是它还是属于达米的，因为没有人会来买它。没有人会为了这几头小毛驴花那么多钱，因为太贵了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达米很怀疑。他半眯着金色的眼睛，从干瘪的嘴巴里伸出舌头，做着鬼脸。

“难道我不懂艺术吗？”尼克说。

“你最好不要懂。”安格斯回答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玛西，玛西。”达米说，“太好了，可以



带上小毛驴啦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找了十四幅尼克的画（他们觉得这十四幅画不是那么丑）。尼克把剩下的画放回画架上。

“要给这些画起名字。”尼克说，他摸了摸下巴，“那么，这一幅，我就叫它《白加红》，怎么样，同意吗？”

“旁边的那个叫什么呢？”安格斯傻笑着说。

“《红加白》，我想。”达米咧嘴笑了。

“你们够了。”尼克有一点儿生气，“剩下的事情我自己来做就好了。”

尼克拿了一张纸条，写了一个清单，共十四条。然后他就把这些画放到门边上了。

“我们现在还应该尽快写出一个价目表。”尼克说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坐到了电脑前。尼克开始写：

尼克·伽斯特作品价格清单

1号作品：《红加白》 1000, -

2号作品：《绿色的天空》 1000, -

.....

“那么，你的画叫什么名字呢？”当尼克快写完的时候，他问达米。

“就叫《我的祖国》好了。”达米说，“价值一万欧元。”